

中國人叢書

傳記類

周鳳五 主編

王陽明

躬行實踐的儒者

鄭吉雄 著



勁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

鄭吉雄 著

王陽明——躬行實踐的儒者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



中國人叢書 傳記類

王陽明——躬行實踐的儒者

主編：周鳳五

著者：鄭吉雄

校對者：王月瑛·林如仙

發行人：李鍾桂

出版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
公司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
電話：(〇二)三一—二八三二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二七三七—三號

門市：①幼獅文化廣場：臺北市衡陽路6號
電話：(〇二)三一—八五二三
②高雄幼獅書坊：高雄市中正四路189號
電話：(〇七)二八二—二七八四

印刷：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

基價：二元六角七分

出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74032

ISBN 957-530-098-X

中國人叢書傳記類編序

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、文化淵深的國家，在人類史上曾締造光輝燦爛的文明，這是值得每一個炎黃子孫引以為傲的。而歷史的舞臺如果沒有英雄豪傑的輩出，又要顯得多麼黯淡！我們何其幸運，在漫漫時間的長流中，擁有那麼多可歌可泣、可敬可佩的不朽人物，他們在國史上發揮了承先啓後的作用。於是，從司馬遷的《史記》開始，便不遺餘力地將這些人物的英容笑貌記錄下來，他們的偉大事蹟與精神並不因其肉體之死亡而消逝；在現今遽變的社會中，我們仍須透過對這些人物的重新認識，擷取他們的智慧結晶，效法他們的行為典範，以作為我們立身處世的標竿；然而目前坊間缺乏這類圖書，此即我們決定出版《中國人叢書》並從傳記類做起的肇因。

我們選定傳主的標準有三：(1)於歷史轉型期能堅持原則與操守者；(2)對社會、國家乃至後世，有正面影響者；(3)面對新文化的衝擊，能秉持正確的態度、胸襟與作法，並加以吸收、轉化及創新者。我們相信根據這樣的標準出版的人物傳記，特別符合時代需要，富有深刻意義。至於傳主的名稱，並不固定用其本名或字號，而以一般人熟悉慣用者為主，如陶潛，用陶淵明；王守仁，用王陽明……等。這套傳記叢書的作者都是在大學任教或攻讀博士的年輕學者，經由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活潑生動的筆法，這些歷史人物重新生動地活在讀者眼前，這是我們特別感到欣慰的。當然，也要特別感謝主編周鳳五教授在忙碌的教學之餘，費心審閱，以及蔣秋華先生的居間協調、連繫，才使本叢書得以具有更理想的面貌。誠懇地盼望得到讀者們的鼓勵與批評。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謹識
編輯部

序

這是一部對王陽明作一綜合介紹與分析的小書，有關他的一生事蹟與學術，本書都會談到。

明末和清代學者之貶評陽明，其意見內容雖不相同，綜合而言都是由於他們的時代背景所引致的。原來陽明去世後，他的學說分爲許多派。然而大部分都傾向於佛學禪學方面，尤其糟糕的是王學所主張的獨立自主的思考、人的個性的解放等，很容易被名利之徒利用爲營黨自私的護身符。也有一些人滿自以爲是率性而行的聖人，而不知自己早已離提倡克制私慾的陽明學說千萬里遠。泰州學派就是這一派的。此外，王陽明的另一位學生王龍溪執著陽明學說中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一句話，作爲自己學說的宗旨，認爲學做聖賢不必講善惡是

非，只須去設想自己的心就如一塵不染的明鏡。龍溪自以爲達到了學問的最高境界，卻輕忽了陽明一再強調「知善知惡」、「爲善去惡」的教誨。這二派既不主張讀書求知，又不注重實際的德行修養工夫。他們的學說簡易直截，資質較差的人也可以通過自我想像，自認爲能一下子達到聖人的境界，故此他們的學說風行天下，信徒衆多。明末內外憂患交至，許多有識之士目睹國家四分五裂，痛定思痛，檢討這場天崩地解的災難，原來就是這一批空談心性義理，以聖人自居的無學之徒引起的。由他們不能任天下之實事、負天下之責任的行徑往上推，便一下子歸咎到他們的學問源頭——陽明學說——上去。

至於清代的學者，在政治上受到滿洲人以漢制漢的政策壓制，只能談些紙上的、不涉及歷史文化意識的學問；在學術上則接受了明末經世學者的部分主張，偏重於古典經書的研讀。他們認爲，只有專注研讀古代聖賢的經書，才能把握到聖賢的意思，方有「聞道」的可能。面對以道德修養爲第一位、書本知識爲第二位的陽明，他們當然不能認同，甚至全面地否定他。當然，在這些理由的背後，還有另一個原因：若講道德心性的修養，往往不免牽涉到出處進退、民族節義的現實問題，這正是滿洲政府最不喜歡；倒不如借著推崇讀書窮理的朱子，埋首於故紙堆中，以求取功名利祿來得穩當。於是在當時學者辯論朱子與陽明的優

劣高下時，陽明總成爲負面人物。

無論如何，王陽明在中國近世史上一直備受不公平的對待。

陽明的著作很多，最重要的是《傳習錄》。這是一部既很容易讀，又不容易讀的書。容易，是因爲書的份量少，文字很淺白易明。不容易，一方面因爲它是一條一條的由弟子記述陽明言語的語錄體著作，不容易歸納出整體的理論來；另一方面陽明用了許多理學的方式解釋道理，對理學沒有相當認識的人是不容易明白的。不過讀者不必氣餒，只要我們耐心細讀，慢慢地在心中思索、涵泳，是一定能漸漸體會到書中包含的許多人生的學問和道理的。

本書除了這篇序和末後的結論之外，共有六個單元，包括五章和一篇附錄。這種分法在某些地方會顯得比較勉強。五章的先後大致上按照陽明以前、一生及身後的發展順序。但他自二十八歲出仕後，講學、治學便與政治戎馬的生活密不可分，而他的事功就是他學問修養的具體表現。因此我將「軍政生涯」獨立成一章，與「學術內容」分開寫。附錄「陽明事蹟繫年」是我從他的年譜、書信及其他相關的資料中選出較重要的內容整理而成的，目的不在資料的完備，乃在於方便一般的讀者能簡易地讀到陽明一生的發展。讀者若要更深入地認識陽明，年譜還是要細讀的。此外，本書凡引用古人的說話，都一律翻譯成白話，引文多出自

《年譜》、《文集》和《傳習錄》，故此不再註明出處頁數。至於文內提及的古人，都盡量註明生卒年代。

要認識宋明理學，有些術語和概念是要先認識清楚的，如「理」、「氣」、「道」、「器」、「心」、「性」、「動、靜」、「虛、實」等，在這裏先作一些簡單的解釋，以方便讀者閱讀本書，甚或進而閱讀其他宋明理學的書籍。也有些字彙如「情」、「才」、「命」等，也是要常常注意和體會的，我們在讀理學書籍時也要留心。

理

理原本是一件事物的條紋的意思，尤其指有秩序的條紋，故我們稱一件事物有先後次序、毫不紊亂為「有條理」。理學家所說的理，是指天地萬物發生、成長、運行和演變所遵循的條理。這個「條理」，亦是人之所以具有道德善性的原因及來源。一般來說，「理」的存在是抽象、不可見、不可觸的，我們之所以知道它的存在，是因為我們從它依託的事物具有條理而覺察到。

氣

抽象的「理」須依託事物而存在，它所依託的事物的本源，我們稱之爲「氣」。氣是一切有形的事物、物質的共同元素。它與理和萬事萬物的關係，是在二者之間，扮演橋樑的角色。理藉氣而存在，氣也藉理而能有條不紊地演化成各種事物。所謂「氣稟」就是說天地賦予我們的氣質。「氣」也包含事物發生和運行的力量。故此在以人爲喻的時候，人能按照事物應有的次序道理做，就是依循於理，而做事的力量就是「氣」，我們說「氣力」、「氣魄」，就是說這力量。

道

道和理是差不多的意思。「道」指道路而言。如果說理是萬事萬物的條理，道就是由這條理而行的路徑。故此朱熹的學生陳淳說：「萬古通行者，道也；萬古不易者，理也。」在中國，「道」不論在儒家或道家的思想體系裏，都是至高無上的。不論人或物，都得循道而

行，循道始能合於理。儒家的「道」，是原出於天而構成一切人文文化的根源。

器

器卽是物，是因道而產生的具體事物。道是抽象的，器是實存的。道和器的關係，就如理和氣一般，是一虛一實，互相依存的。《易經》說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道是抽象而主動性較強的，故稱爲形而上；器是具體而被動性較強的，故稱爲形而下。

心

心是人身的主宰。人身的一切行爲，都是「心」指揮的結果。孟子認爲「心」是大體，四肢是小體，小體應遵從大體的指揮，就是指出「心」的主宰性質。要注意的是，在朱子和陸（九淵）王（陽明）的兩條路徑中，「心」有兩種不同的解釋。朱子認爲「心」貯藏一切道理而又有應接萬事的能力，偏於強調心的「知覺」的功能；陸王尤其是王陽明卻認爲，

「心」即是一切道理，天地以人爲主，人以心爲主，心有辨別是非善惡的理（良知），而一切事物的存在意義，都是由人心而有的，故此說「心即理」。

性

性是人生而具有的理。理是整個天地萬物共有的，性則是天賦予人身上心中的「理」。然而抽象的理是藉著具體的氣稟賦到人身上的。故此朱子又在概念上將之分爲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。義理之性是善的，氣質之性是有善有不善的（因爲氣質有剛柔緩急的不同）。

動、靜

動和靜是理學家用來形容理氣、人的行爲、心思、本體的狀態等的詞語。有些學者認爲氣是動的，而氣的運行所依附的有條不紊的理卻是靜的。靜理就如一件物體的紋理一般。所以他們認爲：人在修心養性的過程中，必須要使自己在極端「靜」的狀態下，才能體會出天地萬物的「理」。但也有學者認爲人的心思根本不可能有絕對「靜」的時候。所以主張不可以

耽於靜的狀態，以免會有偏差，而應在「動」的狀態中用功。他們也認為，只有重視「動」才能將自己的心性貫徹到現實環境的種種事爲。

虛、實

虛和實是兩個相對而非絕對的名詞。「虛」是空、無的意思；「實」是實在、有的意思。在天地宇宙來說，實有是由虛無而來的，所以「理」常被形容爲是虛的、無形的；而「氣」則是實的，氣的存在也可以輕易地被人感覺到。但引申到做學問之上，虛實又有另外的意義。因爲儒家是講求實際效用的學問，所以儒家很注重「實」學，而反對如佛、道兩家崇尚的虛無之學。宋儒認為：由心性修養到實際人事的理學是「實」的，佛教的「禪寂」是「虛」的；清儒認為：宋明的理學是「虛」的，書本上所記載的聖人的言語教訓，和其中包含的知識才是「實」的。

鄭吉雄

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十六日
序於臺北

目 錄

中國人叢書傳記類編序／(一)	
序／(二)	
一、時代背景／一	
二、悟道經過／九	
(一) 少年時期／九	
(二) 悟道三階段／一三	
三、軍政生涯／二九	

(一) 用兵三省／三二

(二) 平定宸濠／四一

(三) 遠征思田／四九

四、學術內容／五七

(一) 人性的思想／六〇

(二) 理欲與是非／七二

(三) 宗旨與道體／八五

五、後學評價／一〇一

(一) 王學的流派／一〇二

(二) 其後學術史上的爭論／一一〇

結論／一一七

附錄 王陽明事蹟繫年簡表／一二三

一、時代背景

就學術思想史而言，宋、元、明三朝是理學的時代。什麼是理學呢？比較簡單的解釋，就是探求由人的心性以至於整個宇宙的學問。

所謂由人的心性以至於整個宇宙的學問，包括了三個方面：第一是人心人性中的道德聖善的根源、內容及其道理；第二是宇宙生成、運行及演化的原理；第三是人心人性與宇宙間的關係及其脈絡。理學家探求這些學問並不是如現代人求知識一般，只求明白、曉得就可以的。他們的求學與實踐道德修養是一體的兩面，是同時進行的。雖然理學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一個新內容（故此理學又稱爲新儒學），中國古代儒者卻早已留下做學問要「身體力行」的古訓。即使是常被理學家批評的荀子也說：

「君子的學問，通過耳朵進而儲藏在心裏，分布在全身，在舉止行動中表現出來。無論是一言一行，都可以作為法則，供人遵循。小人的學問從耳朵進入，從嘴巴說出來。耳朵和嘴巴之間，不過四寸距離而已，又怎能修美七尺的身軀呢？」

設想如果「修德」是一件純粹個人的事，每個理學家都著意探求心性的奧秘、以及實踐自我的德性，相互間不就沒有衝突了嗎？為什麼他們之間又有那麼多爭執辯論呢？

這個問題可從四個方面去說：

第一、外在的世界無窮，人的知識有限，沒有一個人能「全知」。因此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成長過程與背景，而形成不同的性格。人人對人生、社會、宇宙的認識都不相同。古代儒學討論的是人文文化的問題，學者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自然沒法一致。

第二、古代遺留下來的經典是公開的，人人都看得到。學者要討論經典的內容，是很容易的事，也因而會有許多爭論。

第三、古代中國是個羣體性很強的社會，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很明顯的階層，他們很重視互相溝通、來往、討論。不但客觀背景使他們如此，主觀上他們亦認為常常討論對學問